

列傳卷第十九

隋書五十四

王長述

特進臣魏徵

甲申

王長述京兆霸城人也祖熙魏太尉父慶遠周

淮州刺史長述幼有儀範年八歲周太祖見而

異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為不朽解褐負外散騎

侍郎封長安縣伯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

夫太子舍人長述早孤少為祖熙所養及熙薨

居喪過禮有詔褒異之免喪襲封扶風郡公邑

三千戶除中書舍人脩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
從于謹平江陵有功增邑五百戶周受禪又增
邑通前四千七百戶拜賓部大夫出爲晉州刺
史轉玉壁總管長史尋授司憲大夫出拜廣州
刺史甚有威惠吏人懷之在任數年蠻夷歸之
者三萬餘戶朝議嘉之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
二州摠管並有能名及高祖爲丞相授信州摠
管部內夷獠猶有未賓長述討平之進位上大
將軍王謙作亂益州遣使致書於長述因執其

使上其書又陳取謙之策上大悅前後賜黃金
五百兩授行軍摠管率衆討謙以功進位柱國
開皇初復獻平陳之計修營戰艦爲上流之師
上善其能頻加賞勞下書曰每覽高策深相嘉
歎命將之日當以公爲元帥也後數歲以行軍
摠管擊南寧未至道病卒上甚傷惜之令使者
弔祭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子謨嗣弟軌
大業末東郡通守少子文稽起部郎

李衍

李衍字拔豆遼東襄平人也父弼周太師衍少
專武藝慷慨有志略周太祖時釋褐千牛備身
封懷仁縣公加開府改封普寧縣公遷義州刺
史尋從韋孝寬鎮玉壁城數與賊戰敵人憚之
及平齊以軍功進授大將軍改封真鄉郡公拜
左宮伯賜雜綵三百匹奴婢二十口賜子仲威
爵浮陽郡公後歷定鄜二州刺史及王謙作亂
高祖以衍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位上
大將軍賜練二千匹開皇元年又以行軍總管

討叛蠻平之進位柱國賜帛二千匹尋檢校利
州總管事明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率衆討
之不見虜而還轉介州刺史後數年朝廷將有
事江南詔衍於襄州道營戰船及大舉伐陳授
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襄陽道以功賜帛三千
匹米六百石拜安州總管頗有惠政歲餘以疾
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七子仲威嗣衍弟子
長雅尚高祖女襄國公主襲父綸爵爲河陽郡
公開皇初拜將軍散騎常侍歷內史侍郎河州

刺史檢校秦州總管行從孫密別有傳

伊婁謙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代爲酋長隨魏南遷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降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仕魏爲直閣將軍周受禪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引入內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爲先謙對曰愚臣誠不足以知大事但僞齊僭擅跋扈不恭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

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拔偉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王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答曰僕憑式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人情恒理豈足恠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帝克并州召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不圖高遵中爲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

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眾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其寬厚仁恕皆此類也尋賜爵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進爵為侯加位開府高祖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既平王謙謙耻與逆人同名因爾稱字高祖受禪以彥恭為左武侯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為公數年出為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里不絕數歲卒於家時年

七十子傑嗣

田仁恭

田仁恭字長貴平涼長城人也父弘周大司空仁恭性寬仁有局度在周以明經為掌式中士後以父軍功賜爵鶉陰子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兵曹後數載復以父功拜開府儀同三司遷中外府掾從護征代數有戰功改封襄武縣公邑五百戶從武帝平齊加授上開府進封浙陽郡公增邑二千戶拜幽州總管宣帝時進爵

鴈門郡公高祖為丞相徵拜小司馬進位大將軍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拜柝國高祖受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飲極歡禮賜殊厚奉詔營廟社進爵觀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戶未幾拜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卒官時年四十七贈司空謚曰敬子世師嗣小子德懋在孝義傳時有玉城郡公王景鮮虞縣公謝慶恩並官至上柱國大義公卒遵及其弟韶並官至柱國高祖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崇

貴親禮與仁恭等事皆亡失云

元亨

元亨字德良一名孝才河南洛陽人也父季海魏司徒馮翊王遇周齊分隔季海遂仕長安亨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帝以亨父在關西禁錮之其母則魏司空李堯之女也素有智謀遂詐稱凍餒請就食於滎陽齊人以其去關西尚遠老婦弱子不以為疑遂許之李氏陰託太豪李長壽攜亨及孤姪八人潛行草間

得至長安周太祖見而大悅以亨功臣子甚優禮之亨年十二魏恭帝在儲宮引爲交友釋褐千牛備身太統末襲爵馮翊王邑千戶授拜之日悲慟不能自勝俄遷通直散騎常侍歷武衛將軍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閔帝受禪例降爲公明武時歷隴州刺史御正大夫小司馬宣帝時爲洛州刺史高祖爲丞相遇尉遲迴作亂洛陽人梁康邢流水等舉兵應迴旬日之間衆至萬餘州治中王文舒潛與梁康相結將圖亨

亨陰知其謀乃選關中兵得二千人爲左右執文舒斬之以兵襲擊梁康邢流水皆破之高祖受禪徵拜太常卿增邑七百戶尋出爲衛州刺史加大將軍衛土俗蕪亨以威嚴鎮之在職八年風化大洽後以老病表乞骸骨吏人詣闕上表請留臥治上嗟歎者久之其年亨以篤疾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歲餘卒于家時年六十九謚曰宣

杜整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直閣將軍
潁川太守父闢渭州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
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
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太祖
引爲親信後事宇文護子中山公訓甚被親遇
俄授都督明帝時爲內侍上士累遷儀同三司
拜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
縣公邑千戶入爲勳曹中大夫高祖爲丞相進
位開府及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俄拜

左武衛將軍在職數年以母憂去職起令視事
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遣魏王爽總戎北伐以
整爲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
整密進取陳之策上善之於是行軍總管鎮
襄陽尋病卒時年五十五高祖聞而傷之贈帛
四百匹米四百石謚曰襄子楷嗣官至開府整
弟肅亦少有志行開皇初爲通直散騎常侍北
地太守

李徹

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綠人也父和開皇初爲柱
國徹性剛毅有器幹偉容儀多武藝大家宰宇
文護引爲親信尋拜殿中司馬累遷奉車都尉
護以徹謹厚有才具甚禮之護子中山公訓爲
蒲州刺史護令徹以本官從焉未幾拜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
以功賜爵同昌縣男邑三百戶後從帝拔晉州
及帝班師徹與齊王憲屯雞栖原齊王高緯以
大軍至憲引兵西上以避其鋒緯遣其驍將賀

蘭豹子率勁騎躡憲戰於晉州城北憲師敗徹
與楊素宇文慶等力戰憲軍賴以獲全復從帝
破齊師於汾北乘勝下高壁拔晉陽擒高潛於
冀州俱有力焉錄前後功加開府別封蔡陽縣
公邑千戶宣帝即位從韋孝寬略定淮南每爲
先鋒及淮南平即授淮州刺史安集初附甚得
其歡心高祖受禪加上開府轉雲州刺史歲餘
徵爲左武衛將軍及晉王廣之鎮并州也朝廷
妙選正人有文武才幹者爲之寮佐上以徹前

代舊臣數持軍旅詔徹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
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
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遠者乎其見重如此明
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上令衛王爽爲元帥
率衆擊之以徹爲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
李充言於爽曰周齊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
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爲計莫
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
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內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

而無備精兵襲之一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爲
疑唯徹獎成其計詰明與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
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
潛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略因此屈
膝稱藩未幾沙鉢略爲阿拔所侵上疏請援以
徹爲行軍總管率精騎一萬赴之阿拔聞而遁
去及軍還復領行軍總管屯平涼以備胡寇封
安道郡公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禩轉牧
淮海以徹爲揚州總管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

徙封城陽郡公其後突厥犯塞徹復領行軍總管擊破之左僕射高熲之得罪也以徹素與熲相善因被踈忌不復任使後出怨言上聞而召之入臥內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鳩而卒大業中其妻宇文氏爲孽子安遠誣以呪盟伏誅

崔彭

崔彭字子彭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殷州刺史父謙周荊州總管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尚書略通大義周武帝

時爲侍伯上士累轉門正上士及高祖爲丞相周陳王純鎮齊州高祖恐純爲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謂純曰天子有詔書至王所彭苦疾不能強步願王降臨之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出傳舍迎之察純有疑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辟人將密有所道純麾從騎彭又曰將宣詔王可下馬純遽下彭顧其騎士曰陳王不從詔徵可執也騎士因執而鎖之彭乃大言曰

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高祖見而大悅拜上儀同及踐祚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陽縣男數歲轉車騎將軍俄轉驃騎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每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上甚嘉之上每謂彭曰卿當倅側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

觀者以爲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上命彭射之旣發而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於上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來請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千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歎服可汗留彭不遣百餘日上賂以繒綵然後

得歸仁壽末進爵安陽縣公邑三千戶煬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從幸洛陽彭督後軍時漢王諒初平餘黨往往屯聚令彭率衆數萬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帝以其清賜絹五百匹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帝遣使弔祭贈大將軍謚曰肅子寶德嗣

史臣曰王長述等或出總方岳或夾司禁旅咸著聲績以功名終有以取之也伊婁謙志量弘遠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國士之風焉崔

彭巡警嚴廊毅然難犯禦侮之寄有足稱乎

八月二十五日校改十二字增一字

列傳卷第十九

隋書五十四

列傳卷第二十一

隋書五十五

特進臣魏徵上

杜彥

高勣

和洪

侯莫陳穎

獨孤楷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屬葛榮之亂徙家於幽彥
 性勇果善騎射仕周釋褐左侍上士後從柱國
 陸通擊陳將吳明徹於土州破之又擊叛蠻尅
 倉塹白楊二柵并斬其渠帥進平郢州賊帥樊
 志以戰功拜大都督尋遷儀同治隆山郡事明
 年拜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高祖為丞相從

韋孝寬擊尉迥於相州每戰有功賜物三千段
奴婢三千口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
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爲公後六歲
徵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新
義公韓擒虎相繼而進軍至南陵賊屯據江岸
彥遣儀同樊子蓋率精兵擊破其柵獲船六百
餘艘度江擊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許翼進至
新林與擒虎合軍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
石進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

之作亂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之別解江
州圍智慧餘黨往往屯聚保投溪洞彥水陸兼
進攻錦山陽父若石壁四洞悉平之皆斬其渠
帥賊李陔擁衆數千據彭山彥龍襲擊破之斬陔
傳其首又擊徐州宜豐二洞悉平之賜奴婢百
餘口拜洪州總管甚有治名歲餘雲州總管賀
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
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吾思可
以鎮榆林者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突

厥來寇彥輒擒斬之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數年朝廷復追錄前功賜子寶虔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管突厥復寇雲州上令揚素擊走之是後猶恐爲邊患以彥素爲突厥所憚復拜雲州總管未幾以疾徵還卒時年六十子寶虔大業末文城郡丞

高勣

高勣字敬德渤海脩人也齊太尉清河王岳之子也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爲齊祖所愛年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爲青州刺史歷右衛將軍領軍大將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樂安王性剛直有才幹甚爲時人所重斛律明月雅敬之每有征伐則引之爲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爲周師所敗勣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苟子溢尤稱寵幸勣將斬之以徇太后救之乃釋劉文殊竊謂勣曰子溢之徒

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勸攘袂曰今者西寇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致使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文殊甚愧既至鄴勸勸後主五品已上家累悉置三臺之上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輩惜妻子必當死戰可敗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遁勸恒後殿爲周軍所得武帝見之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勸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亦爲之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謂勸曰齊所以亡者由

任即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鄰境宜善自愛勸再拜謂曰勸亡齊末屬世荷恩榮不能扶危定傾以致淪覆旣蒙獲宥恩幸已多况復濫叨名位致速官謗高祖甚器之以勸檢校揚州事後拜楚州刺史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勸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七年轉光州刺史上取陳五策又上表曰臣聞夷凶翦暴王者之懋功取亂侮亡往賢

之雅誥是以苗民逆命爰興兩階之舞有扈不
賓終召六師之伐皆所以寧一寓內匡濟羣生
者也自昔晉氏失馭天網絕維羸凶於焉蝟起
三方因而鼎立陳氏乘其際運拔起細微循項
縱其長蛇竊據吳會叔寶肆其昏虐毒被金陵
數年已來荒悖滋甚牝雞同日昵近姦回尚方
役徒積骸千數疆場防守長戍三年或微行暴
露沉湎王侯之宅或奔馳駿騎顛墜康衢之首
有功不賞無辜獲戮烽燧日警未以爲虞耽淫

靡曼不知紀極天厭亂德妖實人興或空裏時
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剗人肝以祠天狗
或自捨身以厭妖訛民神怨憤災異荐發天時
人事昭然可知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藩任
與其鄰接密邇仇讎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即
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舡電邁臣雖駑駘請效鷹
犬高祖覽表嘉之荅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勤
爲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
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隴右諸羗數爲寇亂朝

延以勦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民
夷悅附其山谷間生羗相率詣府稱謁前後至
者數千餘戶豪猾屏迹路不捨遺在職數年稱
爲治理後遇吐谷渾來寇勦遇疾不能拒戰賊
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勦亡失戶口又言受羗饋
遺竟坐免官後卒於家時年五十六子士廉最
知名

余朱敞

余朱敞字乾羅秀容契胡人余朱榮之族子也

父彥伯官至司徒博陵王齊神武帝韓陵之捷
盡誅余朱氏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
竇而走至于大街見童兒羣戲者敞解所著綺
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
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遂
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
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三年購之愈急迹且至
長孫氏曰事急矣不可久留資而遣之遂詐爲
道士變姓名隱高山略涉經史數年之間人頗

異之嘗獨坐巖石之下泫然而歎曰吾豈終於此乎篋子胥獨何人也於是間行微服西歸于周太祖見而禮之拜大都督行臺郎中封靈壽縣伯邑千五百戶遷通直散騎常侍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保定中遷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中增邑五百戶歷信臨熊潼四州刺史進爵爲公武帝東征上表求從許之攻城陷陣所當皆破進位上開府除南光州刺史入爲護軍大將軍歲餘轉膠州

刺史於是迎長孫氏及弟置於家厚資給之高祖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尋轉徐州總管在職數年號爲明肅民吏懼之後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賜二馬輶車歸於河內卒于家時年七十二子最嗣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爲普乃氏及居洛陽改爲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爲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荊州摠管搖少剛

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官至開府儀
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
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每戰有
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
高祖爲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詣高祖路
經搖所主禮甚薄旣而白后曰公解甚富於財
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效私其質直如此
高祖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爲丞相徙封濟北郡
公尋拜豫州總管高祖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

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爲虜所
殺上思所以鎮之臨朝曰無以加周搖者拜爲
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修鄣塞謹斥
候邊民以安後六載徙爲壽州初自以年老乞
骸骨上召之旣引見上勞之曰公積行累仁歷
仕三代克終富貴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
歸養第歲餘終於家謚曰恭時年八十四

獨孤楷

獨孤楷字修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

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爲
柱國獨孤信所擒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
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
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其後數從征伐賜爵廣
阿縣公邑千戶拜右侍下大夫周末從韋孝寬
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高祖爲丞
相進授開府每督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
軍進封汝陽郡公數歲遷右衛將軍仁壽初出
爲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

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果
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
勒兵爲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
楷密令左右覘所爲知楷不可犯而止楷在益
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子今稱之煬帝即位轉
并州總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
舊臣歷職二代高風素望臥以鎮之無勞躬親
簿領也遣其長子凌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
數載轉長平太守未視事而卒謚曰恭子凌雲

平雲彥雲皆不知名楷弟盛見誠節傳

乞伏慧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並爲第一領民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帝時爲行臺左丞加蕩寇將軍累遷右衛將軍大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欽飛右旅下大夫轉

熊渠中大夫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惇於武陟所當皆破授大將軍賜物八百段及平尉迴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邑三千戶賚物二千三百段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高祖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民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慧於是嚴警烽燧遠爲斥候虜亦素憚其名竟不入境歲餘轉齊州刺史得隱戶數千遷壽州總管其年左轉杞

州刺史在職數年遷徐州總管時年逾七十上表求致葷不許俄轉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化大治曾見人以簍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纂轉秦州總管煬帝卽位爲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民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爲道不整獻食疎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除名爲民卒於家

張威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在周數從征伐位至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邑千戶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爲行軍總管從元帥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擁勁兵拒守睿以威爲先鋒三王初閉壘不戰威令人詈侮以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至於是擒斬四千餘人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

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白西領攻其背儼
遂敗走追至成都與謙大戰威將中軍及謙平
進位上柱國拜瀘州總管高祖受禪歷幽洛二
州總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射
後督晉王軍府事數年拜青州總管賜錢八十
萬米五百石雜綵三百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
遣家奴於民間鬻蘆菹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
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
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

推赤心矣何乃不脩名行唯利是視豈直孤負
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
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憲無顏復執謹藏於家
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
法度功效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
洛州刺史後封皖城郡公尋轉相州刺史卒官
有子植大業中至武貴郎將

和洪

和洪汝南人也少有武力勇烈過人周武帝時

數從征伐以戰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爲亂刺史獨
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略代善爲刺史月
餘擒公忻國立皆斬首梟之餘黨悉平從帝攻
河陰洪力戰陷其西門帝壯之賞物千段復從
帝平齊進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邑八百戶拜
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擒吳明徹也洪有
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迴作亂相州
以洪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迴

遣兵圍懷州洪與總管宇文述等擊走又彼尉
惇於武陟及平相州每戰有功拜柱國封廣武
郡公邑二千戶前後賜物萬段奴婢五十口金
銀各百挺牛馬百匹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高
祖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數歲徵
入朝爲漕渠總管監轉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
邊詔洪爲北道行軍總管擊走虜至磧而還後
遷徐州總管卒時年六十四

侯莫陳穎

侯莫陳穎字遵道代人也與魏南遷世爲列將
父崇魏周之際歷職顯要官至大司空穎少有
器量風神警發爲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
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
從滕王逌擊龍泉文城叛胡與柱國豆盧勣各
帥兵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
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爲奴婢至是詔胡敢有
壓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爲胡村所
隱匿者勣將誅之穎謂勣曰將在外君命有所

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爲亂耳大兵臨
之首亂者知懼脅從者思降今漸加撫慰自可
不戰而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爲難不細未若
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群胡可
安勣從之群胡感悅爭來降附北土以安遷司
武加振威中大夫高祖爲丞相拜昌州刺史會
受禪竟不行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俄拜延
州刺史數年轉陳州刺史平陳之役以行軍總
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屬陳將荀法尚陳紀降

穎與行軍總管段文振度江安集初附尋拜饒州刺史未之官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職數年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將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德未幾檢校汾州事俄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穎爲第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戀夷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之於是徵穎入朝及進見上與穎言及平生以爲歡笑數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

十七州諸軍事賜物而遣之及到官大崇恩信民夷悅服溪洞生越多來歸附煬帝即位穎兄梁國公芮坐事徙邊朝廷恐穎不自安徽歸京師數年拜恒山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穎前往桂州有惠政爲南土所信伏復拜南海太守後四歲卒官謚曰定子虔會最知名史臣曰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高勦死亡之際志氣愾然疾彼姦邪致茲餘慶余朱敞幼有權奇終能止足崇基隆而

復構不亦仁且智乎周搖以質實見知獨孤以恤人流譽乞伏慧能以國讓侯莫陳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踐仁義之路皆有可稱焉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並結髮登朝出入三代終享祿位不天性齡蓋其任心而行不為矯飾之所致也

八月二十五日校改四字損三字

列傳卷第二十一

隋書五十五

列傳卷第二十一

隋書五十五

特進 匪魏 徵 上

盧愷

敬

今狐熙 薛胃

張衡 楊汪

盧愷字長仁涿郡范陽人也父柔終於魏中書

監愷性孝友神情爽悟略涉書記頗解屬文周

齊王憲引為記室其後襲爵容城伯邑千一百

戶從憲伐齊愷說柏杜鎮下之遷小吏部大夫

增邑七百戶染工上士王神歡者嘗以賂自進

冢宰宇文護擢為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

高能賦可爲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
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搢紳
並列實恐惟鷄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建
德中增邑二百戶歲餘轉內史下大夫武帝在
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
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勅欲以
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
夫爲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
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四年秋李穆攻拔軹

關柏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盧愷
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尋授襄州摠
管司錄轉治中大象元年徵拜東京吏部大夫
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
爲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
喜怒不改其常帝嘉愷有吏幹賜錢二十萬并
賚雜綵三百匹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
以愷爲上愷固讓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幹舊
所聞悉今者上考僉議攸同當仁不讓何愧之

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上以愷屬吏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累轉爲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並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無筭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

以爲私惠愷免官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爲舍人夔即蘇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蘇威之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俸至所不知者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爲百姓未幾卒于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子義恭嗣

令狐熙

令狐熙字長熙燉煌人也代爲西州豪右父整
仕周官至大將軍始豐二州刺史熙性嚴重有
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
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羣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
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爲吏部上士尋授都督輔
國將軍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
職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
絕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
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闋除小駕部復丁父

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爲之下泣河
陰之役詔令畢練從事還授職方下大夫襲爵
彭陽縣公邑二千一百戶及武帝平齊以留守
功增邑六百戶進位儀同歷司勳吏部二曹中
大夫甚有當時之譽高祖受禪之際熙以本官
行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
南郡公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
諧討之以功進位上開府會蜀王秀出鎮於蜀
綱紀之選咸屬正人以熙爲益州總管長史未

一官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弊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戶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鷹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八年徙爲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授并州摠管司馬後徵爲雍州別駕尋爲長史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往判五

曹尚書事號爲明幹上甚任之及上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於是以前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爲良政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勅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上以嶺南夷越數爲反亂徵拜桂州摠管十七州諸軍

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給
帳內五百人賜帛五百匹發傳送其家累改封
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
謂曰前時揔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
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
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
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敬稱爲大化時
有甯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
在陳日已據南海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即拜

安州刺史然驕倨恃其阻險未嘗參謁熙手書
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遺以藥物
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以州縣多有
同名者於是奏改安州爲欽州黃州爲峰州利
州爲智州德州爲驩州東寧爲融州上皆從之
在職數年上表曰臣忝居嶺表四載于茲犬馬
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媿懼兼深常願收拙
避賢稍免官謗然所管遐曠綏撫尤難雖近能
頓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夙患消渴比更

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如人况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爲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而捨之上聞而固疑之旣而佛子反問至上大怒以爲信然遣使者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永州憂憤發病而卒時年六十三上怒不解於是沒其家財及行軍摠管劉方擒佛子送於京師

言熙實無贓貨上乃悟於是召其四子聽預仕焉少子德棻最知名

薛胄

薛胄字紹玄河東汾陰人也父端周蔡州刺史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高祖受禪擢拜魯州刺史未之官檢校廬州總管事尋除兗州

刺史及到官繫囚數百。曹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曹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禁道力。有部人徐俱羅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以經代。俱羅爲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曹。曹呵君馥曰。吾已察知此人詐也。司馬容姦。當連其坐。君馥乃止。遂

往收之道力。懼而引僞。其發姦摘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爲神明。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曹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益。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兗渠曹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跡。撰封禪圖。及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後轉郢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徵拜衛尉卿。尋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爲稱職。後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頴稍被疎。

忘及王世積之誅也。頗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
頗罪。曹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擊之。久
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會漢王諒作亂，
并州遣偽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
政請援於曹，曹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
曹，曹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天下
事未可知，曹爲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
也？」良於是釋去。進圖黎陽及良，爲史祥所攻，棄
軍歸曹。朝廷以曹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

素懷其恩，詣闕理曹者百餘人。曹竟坐除名，配
防嶺南道。病卒，有子筠，獻並知名。

宇文弼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
祖，直力覲魏鉅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弼，慷
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爲禮部上士，嘗奉使
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
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奏之，賜公田十二頃，
粟百石。累遷少吏部，擢八人爲縣令，皆有異績。

時以爲知人轉內史都上士武帝將出兵河陽以伐齊謀及臣下攷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葉雖曰無道藩屏之寄尚有其人今之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願陛下詳之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攷計攷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以爲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後從帝平齊

以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邑千五百戶賜物千五百段奴婢百五十口馬牛羊千餘頭拜司州總管司錄宣帝嗣位遷左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率兵擊之攷爲監軍攷謂昶曰黠虜之勢來如激矢去若絕絃若欲追躡良爲難及且宜選精騎直趨祈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復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緩轡追討何慮不及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之西

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其年弼又率兵從
梁士彥攻拔壽陽尋改封安樂縣公增邑六百
戶賜物六百段加以口馬除滄州刺史俄轉南
司州刺史後司馬消難之奔陳也弼追之不及
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虜
獲三千人除黃州刺史尋轉南定州刺史開皇
初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加邑一千二百戶入爲
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詔弼持節安集之置鹽
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爲百

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
竇榮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
陳之役揚素出信州道令弼持節爲諸軍節度
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呂仲肅也弼
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
上嘗親臨釋奠弼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觀者
屬目上大悅顧謂侍臣曰朕今觀周公之制禮
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於是頒賜各有差時
朝廷以晉陽爲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

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攷有文
武幹用出爲并州長史俄以父艱去職尋詔起
之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尋
領行軍總管軍還之後歷朝代吳三州總管皆
有能名煬帝即位徵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巡省
河北還除泉州刺史歲餘復拜刑部尚書尋轉
禮部尚書攷旣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
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
色尤勤遠略攷謂高頴曰昔周天元好聲色而

國亡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
急務有人奏之竟坐誅死時年六十二天下冤
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爲尚書孝經注行於
時有子儉瑗

張衡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嶷魏河陽太守父光
周萬州刺史衡幼懷志尚有骨鯁之風年十五
詣太學受業研精覃思爲同輩所推周武帝居
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髮輿櫬扣馬切諫帝

嘉馬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
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高祖受
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禪爲河北行臺衡歷刑
部度支二曹郎後以臺廢拜并州總管掾及王
轉牧揚州衡復爲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
誠事之奪宗之計多衡所建也以母憂去職歲
餘起授揚州總管司馬賜物三百段開皇中熙
州李英林聚衆反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總管
率步騎五萬人討平之拜開府賜奴婢一百三

十口物五百段金銀雜畜稱是及王爲皇太子
拜衡右庶子仍領給事黃門侍郎煬帝嗣位除
給事黃門侍郎進位銀青光祿大夫俄遷御史
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
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衡於是
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
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
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
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

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爲此也不足爲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爲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宴從官特賜絹五百匹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敝伏願留神稍加折損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

自謂由其計畫今我有天下也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暕罪失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錄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帝遣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因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勅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爲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爲

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衡爲不可及與衡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爲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久而乃釋除名爲民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八年帝自遼東還都衡妄言衡怨望謗訕朝政竟賜盡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義寧中以死非其罪贈

大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有子希玄

楊汪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徙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踈好與人群鬪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翼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其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推許之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及

高祖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高祖受禪
賜爵平鄉縣伯邑二百戶歷尚書司勳兵部二
曹侍郎秦州總管長史名爲明幹遷尚書左丞
坐事免後歷荆洛二州長史每聽政之暇必延
生徒講授時人稱之數年高祖謂諫議大夫王
達曰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
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
所言奏之達竟以獲罪卒拜汪爲尚書左丞汪
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爲稱職煬帝即位

守大理卿汪祖祀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其時繫
囚二百餘人江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
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
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
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
大悅賜良馬一匹大業中爲銀青光祿大夫及
楊玄感反河南贊治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
弘策出還遇汪而屏人交語旣而留守樊子蓋
斬弘策以狀奏汪帝疑之出爲梁郡通守後李

密已逼東都其徒頻寇梁郡汪勒兵拒之頻挫其銳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爲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充平以兇黨誅死

史臣曰盧愷諫說可稱令狐熙所居而治薛胄執憲平允宇文弼聲望攸歸張衡以鯁正立名楊汪以學業自許然皆有善始鮮克令終九仞之基俱傾於一簣惜哉夫忠爲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况託足邪徑而又不得其人者歟語

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召亂張衡旣召亂源實爲權首動不以順其能不及於此乎

八月二十五日校畢改字七補字二

列傳卷第二十一

隋書五十六

列傳卷第二十二

隋書五十七

特進 魏徵 上

盧思道

從父兄昌衡 李元操 薛道衡 從弟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祕書監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為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

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負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三首唯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後漏洩省中語出爲丞相西閣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

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爲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爲工數年復爲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

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
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高祖爲丞相遷
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鴻賦以寄其情曰余
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
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
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
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踈
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束且三十載
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外和有少氣

毛而候旭饜江湖之菁藻飫原野之菽粟行離
離而高逝響噓噓而相續絜齊國之冰紈皓密
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
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阮水宿避暑言歸絕漢
雲飛望玄鵠而爲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
冥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
永辭寥廓蹈迹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憚刀俎
靡軀絕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籟
稻梁爲惠恣其容與於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

滅煙霞之高想閱江海之幽情何時驤首奮翼
上凌太清騫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而不貴
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耻豈冲天之復榮
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羨栖睫之蟲微而不賤
各遂性於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
不饗太牢之薦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
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
且夷心於澹定齊榮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餘眄
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自恃

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
踞務旣屏魚鳥爲鄰有離群之鴻爲羅者所獲野
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旣用銷
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楊子
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滬
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
清音遠心高韻鸚鸞以降罕見其儔而鍛翻牆
陰偶影獨立唼喋糝糝雞鶩爲伍不亦傷乎余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

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惟此孤鴻擅竒羽
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毳毛將落和鳴
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繇邈犯霜
露之溟濛驚鱧魚之密網畏落鴈之虛弓若其
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遙集於寒門遂輕舉於
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旣嘯儔於淮浦
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凌厲乘丹氣之威夷
逝商飈之嫋嫋翫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
初綠理翮整翰群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

毛而候旭饜江湖之菁藻飫原野之菽粟行離
離而高逝響嗷嗷而相續絜齊國之冰紈皓密
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
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阮水宿避暑言歸絕漢
雲飛望玄鵠而爲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
冥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
永辭寥廓蹈迹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憚刀俎
靡軀絕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籞
稻梁爲惠恣其容與於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

滅煙霞之高想闕江海之幽情何時曠首奮翼
上凌太清騫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而不貴
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耻豈冲天之復榮
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羨栖睫之蟲微而不賤
各遂性於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
不饗太牢之薦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
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
且夷心於澹定齊榮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餘眄
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自恃

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塗淪滯既而又著勞生
論指切當時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
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
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
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
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群品妍
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
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
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

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
無憚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
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
言之過也予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
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
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
受署繮鑠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
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躓憂勞總至事非
一緒何則地冒高華旣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

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
河瀉木訥所以疚心豈徒蠱惜春漿鴟悵腐鼠
相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
楚逢靳尚趙壹爲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
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鞅屏迹無地段珪張讓
金貝是視賈謐郭淮腥臊可厭淫刑以逞禍近
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
仍值僻王斂笏升階汗流浹背莒客之踵躋焦
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永危若乃

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
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爲役蓋其小小
者耳今泰運鑿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
龍佐命於下歧伯善卷耻徇幽憂卞隨務光悔
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
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
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
朝雲擘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
崔寔四時之令奉以周旋晨荷簞笠白屋黃冠

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罇高歌
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
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旣聞之矣佗人有
心又請論其梗槩余荅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
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罽羅於
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
其弱尚觀人事之隕獲覩時路之遭危玄冬脩
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
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顧慕周章數

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耻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弃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撓讓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阜蓋填閭竇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

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弃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况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携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暫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耻不仁

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
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
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飫珍
旨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之不青末俗蚩蚩如
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耻驅馳深
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費囊
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所以告
勞也真人御宇斲雕爲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
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

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
不預衣箒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
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良莠化爲芝蘭曩之扇俗
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
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歲餘被徵奉詔郊
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爲散騎侍郎奏內
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
曰省有駕部寺留大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
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爲未可又陳殿庭非杖

罰之所朝臣犯咎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遣使弔祭焉有集三十卷行時子赤松于大業中官至河東長史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魏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年十七魏濟陰王元暉業召補太尉參軍事兼外兵參軍齊氏受禪

歷平恩令太子舍人尋爲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州矣其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武帝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修禮令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高祖嘗大集羣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顛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漬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爲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爲人表行爲

士則論者以爲美談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佗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總管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三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懸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爲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時年七十二子

寶素寶胤

李孝貞

李孝貞字元操趙郡栢人人也父希禮齊信州刺史世爲著姓孝貞少好學能屬文在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簡靜不妄通賓客與從兄儀曹郎中騷太子舍人季節博陵崔子武范陽盧詢祖爲斷金之契後以射策甲科拜給事中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爲太尉府外兵參軍

後歷中書舍人博陵太守司州別駕復兼散騎
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周武帝平
齊授儀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宣帝即位轉吏
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相州孝貞從
韋孝寬擊之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初拜馮
翊太守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後數歲遷蒙州刺
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
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垂素髮筋力
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

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徵拜內史侍郎與內
史李德林參典文翰然孝貞無幹劇之用頗稱
不理上譴怒之勅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爲金州
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二十卷行於世有子允玉
孝貞弟孝威亦有雅望大業中官至大理少卿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濟州刺
史父孝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
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

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
彭城王浹引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弘農楊
遵彥一代偉人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
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
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
今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爲記室及即位累
遷太尉府主簿歲餘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
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三禮除尚書左外兵
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

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
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
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
拜中書侍郎仍叅太子侍讀後主之時漸見親
用于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叅
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
亡周武引爲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
入爲司祿上士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
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邳州刺史高祖

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
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道
衡因奏曰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寔由永嘉
已後華夏分崩劉石苻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
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略周齊
兩立務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紀陛下
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
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
稱藩高祖曰朕旦含養四直之度外勿以言辭相

折識朕意焉江東雅好也扁什陳主尤愛雕蟲道
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代陳授
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
高頴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段之舉克定江東已
不君試言之道衡荅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
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
之季群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
受命尋即吞併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已來
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

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
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
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
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
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巳
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摠唯事詩
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
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
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至巫峽東至滄海分

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
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頽忻然曰君言成敗
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
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
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薨
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
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
去尋有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
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

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摠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至巫峽東至滄海分

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頽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儼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有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

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跣壁而臥聞
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
作文書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
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
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
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陞國家大事皆爾宣
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
諸王爭相與交高頴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
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

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摠管
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
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
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
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
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嗣位轉
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
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
上高祖文皇帝頌其辭曰太始太素荒蕪造化

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迹遠
言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於入穴登巢鷓居
鷄飲不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羣亦何貴於人靈
何用於心識羲軒已降爰暨唐虞則乾象而施
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
哲之道爲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
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替於三五慙德於干戈
秦居閏位任刑名爲政本漢執靈圖雜霸道而
爲業當塗興而三方峙與午未而四海亂九州

封域窟穴鯨鯢之羣五都遺黎蹴踏戎馬之足
雖玄行定嵩洛水運據嶠函未正滄海之流詎
息崑山之燎叶千齡之日暮當萬葉之一朝者
其在大隋乎粵若高祖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
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騰天龍顏日角之奇
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籙彰乎儀表而帝系靈
長神基崇峻類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俯
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卿望高百辟猶重華
之爲太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歷將盡率土糜

沸玉弩驚天金鎧照野姦雄挺禍據河朔而連
海岱猾長縱惡杜白馬而塞成臯庸蜀逆命憑
銅梁之險鄖黃背誕引金陵之寇三川已震九
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授手應赤伏之符
受玄狐之籙命百下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
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猋窳而戮鑿齒不煩二
十八將無假五十二征曾未踰時妖逆咸殄廓
氛霧於區宇出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
維絕而更紐殊方皆顛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

地懼鍾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推三靈於是啟
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方從四
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
陳四圭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
之令典改易徽號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
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景於
日月內宮外座取法於辰象懸政教於魏闕朝
羊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俗天街之表地
脉之外獯獫孔熾其來自久橫行十萬樊噲於

是失辭提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沒周齊兩盛競
結旄頭娉狄后於漠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
於山東不能止其貪暴炎靈啓祚聖皇馭寓運
天策於帷扆播神威於沙朔柳室氎裘之長皆
爲臣隸瀚海蹕林之地盡充沙苑三吳百越九
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內外談黃旗紫蓋之氣
恃龍蟠獸據之嶮恒有僭偽之君妄竊帝王之
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道愍
彼黎獻獨爲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

憑宸極天縱神武受脈出車一舉平定於是八
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爲家萬里爲宅乃休牛
散馬偃武修文自華夏亂離縣積年代人造戰
爭之具家習澆偽之風聖人之遺訓莫存先王
之舊典咸隆爰命秩宗刊定五禮申勅太子改
正六樂玉帛罇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
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垂神聽覽早朝晏罷
廢寢忘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
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

善事喜彰於容旨聞一愆犯歎深於在予薄賦
輕徭務農重穀倉廩有紅腐之積黎萌無阻飢
之慮天性弘慈聖心惻隱恩加禽獸胎卵於是
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於憲章重典
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決斷於俄頃故能彝倫
攸敘上下齊肅左右絕諂諛之路縉紳無勢力
之門小心翼翼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誠慎於
允極陶黎萌於德化致風俗於太康公卿庶尹
遐邇岳牧僉以天平地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

禪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檢展禮介丘飛聲
騰實常爲稱首天子爲而不恃成而不居冲旨
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潔
誠岱岳遜謝愆咎方知六十四卦謙撝之道爲
尊七十二君告成之義爲小巍巍蕩蕩無得以
稱焉而深誠至德感達於穹壤和氣薰風充溢
於宇宙二儀降福百靈薦祉日月星象風雲草
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月彰不
可勝紀至於振古所未有圖籍所不載目所不

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百
寶用此其效矣旣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
鑄鼎荆山升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具惟帝臣
慕深考妣哀纏弓劔塗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
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遊若乃降精燦怒飛名
帝錄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反正濟
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
雲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伯戢
戈正禮裁樂納民壽域驅俗福林至政也張四

維而臨萬寓侷三皇而並五帝豈直錙銖周漢
么麼魏晉而已雖五行之舞每陳於清廟九德
之歌無絕於樂府而玄功暢洽不局於形器懿
業遠大豈盡於揄揚臣輕生多幸命偶興運趨
事紫宸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隔鼎湖空有攀
龍之心徒懷羣蟻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贊述昔
堙海之禽不增於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
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
楚然乃作頌曰悠哉邃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

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爰逮金行不勝
其弊戎狄猾夏群凶縱慝竊號淫名十有餘國
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嶽塵飛三象霧塞玄精
啓曆發迹幽方并吞寇僞獨擅雄強載祀二百
比祚前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句吳閩越河朔
渭涘九縣爪分三方鼎峙狙詐不息干戈競起
東夏雖平亂離瘼矣五運叶期千年肇旦赫矣
高祖人靈攸贊聖德迴生神謀獨斷瘴惡彰善
夷凶翦難宗伯撰儀太史練日孤竹之管雲和

之瑟展禮上玄飛煙太一珪璧朝會山川望秩
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憑赤壤上叶紫微布政
衢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甸河瀚海
龍荒狼望種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懾帝德
遐暢稽顙歸誠稱臣內向吳越提封斗牛星象
積有年代自稱君長大風未繳長鯨漏網授鉞
天人豁然清蕩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禮教周被
書軌大同復禹之跡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以
移風憂勞庶績矜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

納民軌物驅時仁壽神化隆平生靈熙阜虔心
恭已奉天事地協氣橫流休徵紹至壇場望幸
云亭虛位推而不居聖道彌粹齊跡姬文登發
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來藏往玄覽幽境
鼎業靈長洪基隆盛崆峒問道汾射宵然御辯
遐逝乘雲上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萬葉
用教百年尚想敷圖永惟聖則道洽幽顯仁霑
動植爰象不陳乾坤將息微臣作頌用申罔極
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

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
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
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
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頴不死令決當
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頴邪針執法者
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
翼帝赦之勅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
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
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寃之有集

七十卷行於世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
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
不爲大文所有詩詠詞致清遠開皇中爲侍御
史揚州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
不便之及滿轉清陽令襄城郡掾卒官所經並
有惠政與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即與孺爲後
養於孺宅至承成長殆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
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瓜甲孺以仲操非
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

也道衡兄子邁官至選部郎從父弟道實官至
禮部侍郎離石太守並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
雋才起家爲游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
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之僭號也
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伏誅所有文
筆多行於時

史臣曰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
周隋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
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並驅文雅縱橫金聲

王振靜言揚推盧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拖紫
思道官塗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
所致也

八月二十六日校正改字二十九補字二

列傳卷第二十二

隋書五十七

列傳卷第二十三

隋書五十八

明克讓

特進

陸爽

杜臺卿

柳晉

許善心

李文博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
讓少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
禮禮論尤所研精龜筮歷象咸得其妙年十四
釋褐湘東王法曹叅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
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脩竹异令克讓詠之
克讓援筆輒成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

貞心异甚奇之仕歷司徒祭酒尚書都官郎中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中書侍郎梁滅歸于長安周明帝引爲麟趾殿學士俄授著作上士轉外史下大夫出爲衛王友歷漢東南陳二郡守武帝即位復徵爲露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曆拜儀同三司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邑五百戶高祖受禪拜太子內舍人轉率更令進爵爲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

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開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年七十上甚傷惜焉賻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贈絹布二千匹錢十萬朝服一具給棺槨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子餘慶官至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爲國子祭酒

魏澹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父季景齊大司農卿稱爲著姓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爲記室及琅邪王儼爲京畿大都督以澹爲鎧曹參軍轉殿中侍御史尋與尚書左僕射魏收吏部尚書陽休之國子博士熊安生同修五禮又與諸學士撰御覽書成除殿中郎中中書舍人復與李德林俱修國史周武帝平齊授納言中士及高祖

受禪出爲行臺禮部侍郎尋爲散騎常侍聘隋主使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遇之屢加優錫令注庾信集復撰笑苑詞林集世稱其博物數年遷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高祖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爲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澹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絕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

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注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

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謚止於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

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末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越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渤澥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座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寔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

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臣以爲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以黃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貽誡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並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况復兵交御坐矢及王屋而可隱沒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丘明據實敘於

經下況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
陵遲不勝其敝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
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
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
日聘使往來略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
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凡
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其五曰壺
遂發問馬遷荅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
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

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
直敘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
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是
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誦聖德仍不
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謬哉然則
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曄云
春秋者文旣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爲
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
適之後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

直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孫盛自謂
鑽仰具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修達者貽則
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由地非企
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也澹又
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
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
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案丘
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其泰
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竊有慕焉可爲

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澹所
著魏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未
幾卒時年六十五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子信
言頗知名澹弟彥玄有文學歷揚州總管府記
室涇州司馬有子滿行

陸爽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
刺史父槩之齊霍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
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

之曰陸氏代有人焉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
岳召爲主簿擢殿中侍御史俄兼治書累轉中
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袁叔
德等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
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禪轉太
子內直監尋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
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
人至境常令迎勞開皇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
三贈上儀同宣州刺史賜帛百匹子法言敏學

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嘗奏高祖
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
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云我孫製名
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
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
除名爽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
尤辯俊舉秀才爲儒林郎通佻不恃威儀好爲
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場
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

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邪高祖聞其名
召與語甚悅之令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
祖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
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杜臺卿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卿
臺卿少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仕齊奉朝請歷
司空西閣祭酒司徒戶曹著作郎中書黃門侍
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于

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之弟開皇初被徵入朝
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
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患聾不堪
吏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
請致仕勅以本官還第數載終於家有集十五
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有兄蕤學業
不如臺卿而幹局過之仕至開州刺史子公瞻
少好學有家風卒於安陽令公瞻子之松大業
中爲起居舍人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右丞德源沈靜好學年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少有重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見德源並虛襟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家奉朝請後爲兼負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後歷馮翊華山二王記室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德源曰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

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雅器必能効節一官騁足千里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比部郎中復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陳及還待詔文林館除尚書考功郎中轉中書舍人及齊滅仕周爲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迴作亂以爲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文多不載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

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爲交結恐其有
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歲餘而還祕書監
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邵同修
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
注楊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聞其名而引之
居數歲奏以爲掾後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
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
並學涉有文義

柳詒

柳詒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
祖愔梁侍中父暉都官尚書詒少聰敏解屬文
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釋褐著作佐郎後蕭
譽據荊州以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
梁國廢拜開府通直散騎常侍尋遷內史侍郎
以無吏幹去職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
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
人以充學士而詒爲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
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作歸

藩賦命詈爲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爲庾信體及見詈已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詈爲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優待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詭詈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誹諧由是彌爲太子之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爲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與爲比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

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詈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從幸揚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太子

中庶子始平天門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
至給事黃門侍郎在陳歷羽林監太中大夫衛
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爲母范氏所鞠
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誦記多聞默識爲
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
屬文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
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
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補撰
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

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
留繫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哀服號
哭於西階之下籍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
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
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
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復興上顧左右曰
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旣能懷其舊君卽是我誠
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
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

於含章闈高祖召百官賜醢告以此瑞善心於
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則天乾
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雨施雲行四
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
離之君紀鳳司鳳之后玉錘玉斗而降金版金
滕以傳並陶冶性靈含煦動植眇玄珠於赤水
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氲嘉貺藹集馳聲
南董越響雲韶粵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
極負鳳邸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肅清

焉喉鈴啓閉括地復夏截海翦商就望體其尊
登減昌其會縣區浹宇遐至邇安騰實飛聲直
暢旁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之樂綴
兆摠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土字民心
爲百姓月棲日浴熱坂寒門吹鱗沒羽之荒赤
蛇青馬之裔解辨請吏削衽承風豈止呼韓北
場頽勒狼居之岫熄慎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
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岳展異幽明効靈狎
素游頽團膏漱醴半景青赤孳歷虧盈足足懷

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
登封盛典云亭佇白檢之儀致治成功柴燎靡
玄珪之告雖奉常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
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斯乎七十三君信
蔑如也故神禽顯賁玄應特昭白爵呈鐵牙之
竒赤爵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履武戴文
曹植嘉爵之篇棲庭集牖未若于飛武帳來賀
文槐刷采青蒲將翽赤羽玉几朝御取翫軒楯
之間金門旦開兼留翬翟之鑿終古曠世未或

前聞福召冥徵得之茲日歲次上章律諧大呂
玄枵會節玄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晨興於含
章之殿爰有瑞爵翱翔而下載行載止當宸宁
而徐前來集來儀承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
明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
郵云軒轅有黃爵赤頭立日傍占云土精之應
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其宜則黃爵集昔漢集
秦時之殿魏下文昌之宮一見雍丘之祠三入
平東之府並旁觀迴矚事陋人微奚足稱矣抑

又聞之不剗胎剖卵則鸞鳳馴鳴不漉浸焚原
則螭龍盤蜿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慈
好生而浮潛育德臣面奉綸綍垂示休祥預承
嘉宴不勝藻躍李虔僻處西土陸機少長東隅
微臣慙於往賢逢時盛乎曩代輒竭庸瑣敢獻
頌云太素式肇大德資生功玄不器道要無名
質文鼎革沿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保
大定於鑠我君武義迺武文教惟文橫塞宇宙
旁凝射汾軒物重造姚風再薰煥發王策昭彰

帝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祇吐祕河靈孕寶
黑羽升壇青鱗伏阜丹鳥流火白雉從風樓阿
德劭鳴岐祚隆未如神雀近賀王宮五靈何有
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荀文表白節節奇音行行
瑞跡化玉黼屨銜環陸戟上天之命明神所格
纒應在旃伊臣預焉永緝韋素方流管絃頌歌
不足蹈儻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頌成奏之
高祖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日召公
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

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于時祕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爲摠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黃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高祖崩于仁壽宮煬帝祕喪不發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

諒反不之官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爲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攝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

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爲虛善
心以爲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
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
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反
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
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罪之奏
後數月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暉
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爲祭文謂
爲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

古例事得釋而帝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之
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
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
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
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爲守給事
郎九年攝左翊衛長史從度遼授建節尉帝嘗
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勅善心與
崔祖璿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
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脩續家書其序傳末述

制作之意曰謹案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
始辰象所以正時坤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
三才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人民焉樹之君
長有貴賤矣爲其宗極保上天之睠命膺下土
之樂推莫不執太方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
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
致革命翊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
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
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

昴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辨方正位論時訓功
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檣杙乘車擅一家之稱
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
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勝相公俱稱
百谷之王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
逮有梁之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爲盛受命
在於一君繼續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
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拯百王
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撓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

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
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爲稱
首屬陰戎入潁羯胡侵洛沸騰礧黷三季所未
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有序翦成狐兔
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
仁義在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
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
書爲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
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

壁皆殘不准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
儒旣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
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
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
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
蓼弗荷新構大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
授史任方願油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
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
交遊棲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

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陋末學
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績禎
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值本邑淪覆他鄉播遷行
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
壺家史舊書在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
並缺落失次自入京已來隨見補葺畧成七十
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
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
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

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儒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
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
烈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
二卷叛臣傳二卷敘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
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不稱名案者並善心
補闕別爲叙論一篇託于敘傳之末十年又從
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
衛武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郡
追叙前勲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

四年化及殺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
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
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
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
仁反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
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狀白化及遣
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
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將來罵云
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因遂害

之時年六十一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高
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
孝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勅
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
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
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
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

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爲羽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選用踈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後直祕書內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之絕而清操逾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憚焉道衡知其貧每延於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

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後出爲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爲司隸大夫遇之於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遂奏爲從事因勸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爲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旣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日免十貪

郡守亦何所益其瞽直疾惡不知忌諱皆此類也于時朝政浸壞人多贓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離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却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荅云十八文博乃謂之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故何爲者又秦孝王妃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乃謂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臣何

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者皆爾文博本爲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

史臣曰明克讓魏澹等或博學洽聞詞藻瞻逸旣稱趙之後寔曰東南之美所在見寶咸取祿位雖無往非命蓋亦道有存焉澹之魏書時稱簡正條例詳密足傳於後此外諸子各有記述雖道或小大皆志在立言美矣

列傳卷第二十三

隋書五十八

八月二十六日校改正十有五字沈林記
連日日色紅慘若穀血未知是何祥也